

八千里路云和月

八千里路云和月

——
纪念七七 七八 七九级同学毕业三十年

和月

分子里话
重如月

——
纪念七七 七八 七九级同学毕业三十年

中国矿业大学校友会办公室 组编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中国矿业大学“纪念 77、78、79 级同学毕业 30 年”征文活动的产物。书中所选篇目均为 77、78、79 级校友亲笔所书,或记述人生事业,或抒发真情实感,或追述四年的校园生活,或撷取 30 年间值得回味的人生片段,感情真挚,令人动容,引人深思,对于所有进取有为的青年都是一种启迪和激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千里路云和月:纪念七七、七八、七九级同学毕业三十年/中国矿业大学校友会办公室组编.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 - 7 - 5646 - 1450 - 8

I. ①八… II. ①中… III. ①中国矿业大学—纪念文集 IV. ①TD-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7733 号

书 名 八千里路云和月——纪念七七、七八、七九级同学毕业三十年

组 编 中国矿业大学校友会办公室

责任编辑 侯 明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83885307 83884995

出版服务 (0516)83885767 83884920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印 刷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8.5 插页 4 字数 261 千字

版次印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难忘的岁月	才庆祥(3)
高考回忆	沈丽娟(8)
留一份希望在心间	张检波(12)
我的大学之路	刘 锋(18)
大学梦圆一九七八	崔明山(21)
我的高考我的梦	张永平(29)
华蓥山记忆	邹正龙(36)
记忆中的大学四年往事	蔡天敏(41)
那里有我们的青春和梦想	戴 静(51)
沉淀在华蓥山脚下的那些岁月	匡亚莉(55)
我的大学	常宝平(63)
我的大学生活	刘 坚(66)
大学生活追忆	孙洪泉(74)
地 78-2:我们的专业之家	杨树雨(80)
寒假催生桥牌	宋景平(86)
干打垒母校,永远的铭记	彭松青(90)



梦回华蓥	静恩杰(95)
真情永远不分离	李 全(100)
毕业三十年有感	邓瑞新(104)
这里……—访母校旧址感怀	严升明(105)
走过来——继往开来的一辈人	王 梅(107)
永远的三汇坝	刘 锋(111)
离别与相聚(四首)	朱保平(113)
采桑子·毕业三十年抒怀	祁泽民(116)
一把推剪	杨和平(117)
寻梦三汇坝	胡亚非(119)
我和太极	许文超(121)
我的矿大情结	任 征(126)
我爱地质 我爱“乌金”	
——一个地质测量工作者真实的工作轨迹	周蒙洲(130)
忘不了的那些岁月	于李萍(134)
岁月刻痕	周德念(142)
同学情	方思勤(144)
时代恩重 矿大情深	
——采 77 级学子毕业 30 年重庆座谈会抒怀	黎 晓(146)
一片冰心知报恩	邱慎耕(149)
戊子秋重游三汇坝感怀	邹放鸣(152)
三汇坝：青春曾在这里驻留	周德奎(157)
三汇坝的记忆——纪念矿大毕业三十周年	徐守祥(161)
给母校的一封信	陆志瑶(164)



大海中的那片夏威夷	张 鹏(169)
域外的世界:从英伦三岛到中东	肖广成(178)



三十年的足迹	罗承选(183)
伊敏河纪实	崔明山(191)
追梦在地球之巅	
——喜马拉雅山科考与研究的回忆及感受	杨志强(200)
我们也曾年轻过——回忆我们的留校生活	洪晓华(205)
一次难忘的野外实习	王玉芬(208)
三清山申遗亲历	杨沙鸥(213)
平凡人生平凡事	唐忠林(216)
三十年的承诺与工作历程	孙迎春(220)
流年似水话韶光	石小平(226)
感悟,积淀和遗憾	孙正心(236)
从知青到博士之路	李海臣(240)
昨天今天和那天	任瑞晨(245)
昨天的故事——忆毕业 30 年	蒙子武(250)
昨天的记忆	陶其登(256)
成长于斯,饮水思源——毕业 30 年有感	马小平(262)
人生的感悟(二则)	张 鹏(266)
毕业三十年校友聚会有感并答刘航(外一首)	魏荣科(273)
穿越	郭 剑(275)
追赶太阳——献给亲爱的母校	邹放鸣(277)

八千里路云和月





难忘的岁月

◇ 才庆祥·露天 77

人的一生总是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弹指 30 年，四年大学生活仿佛就在眼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有特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我 1958 年出生在黑龙江省桦南县公心集乡公心集村，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1975 年高中毕业后我回到儿时的母校公心集中心校任民办教师、小学五年级教学组组长。1977 年，当我接到可以报名参加高考的通知时，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激动，期盼几年的机会终于来了。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届高考，分预考和终考两个阶段，留下的复习时间不足两个月，校长给了我一个月的假用于复习。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我替其他教师值夜班，住在学校值班室。农村的校舍条件非常简陋，寒冷的夜里，我一边烧灶膛取暖一边看书。有一天在灶膛边睡着了，一阵脚痛，醒来一看，右脚的鞋尖已被烧掉了。通过两轮考试，1978 年春节前，一纸电报被邮递员乐颠颠地送到我家：才庆祥同学，你已被四川矿业学院露天开采专业录取，是否同意，速回电。我一看傻眼了，赶紧去请教老师，我说本科和大专是不能兼报的啊，怎么会被矿业学院录取呢？老师说别着急，找来报纸一看，当年报纸上公布在黑龙江招生的高校第一个就是四川矿业学院。老师说矿业即工业，还是可以的，我就成了四川矿业学院的一名采矿学子。叩谢我的恩师刘学鹏、王凤珍夫妇，他们一直教导我不要谈恋爱、不要放弃学习，你一定有机会考上大学，是他们亲手把我托进了大学殿堂。



1978年春节刚过我就踏上了遥远的求学之路。同学、同事和亲友一直把我送到佳木斯才依依惜别，这也是之前我去姑姑家到过的最远最大的城市。途中逛过天津，游览了北京，第一次来到了心中的圣地天安门广场。出了重庆火车站，两位小伙子热情地迎上来帮我提行李，引我到山城饭店，送我到十几个人一层的大通铺前。最后两位问我能否给点儿粮票吃，我问要多少，答说每人二两就行。我找出一张叁斤的全国粮票，他们说他们没零的找，我说全给你们了。到了学校一段时间我才体会出为什么当时二位对我说了那么多声谢谢。近一周的长途跋涉，终点站三汇坝火车站到了，我从祖国的最东北来到了大西南。上了迎新生客车，不是向三汇坝而是向着大山慢慢爬去，我甚是诧异。从来没有乘车走山路的历史，十几分钟后感觉客车好像要翻了似的。忐忑地问身边的老师学校究竟在哪儿，他让我透过车窗往上看，映入眼帘的是一条高低蜿蜒的石头院墙。进入学校中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群稍显凌乱的石头楼房。下车后环顾四周，侧下方是一块巴掌大的水泥排球场，身后是每天都要进出的学生食堂。当时的心情，说不上是愉悦，也谈不上失望。那一天我记得是1978年2月25日。

同班同学有王振平、刘泽民、孙永凡、佟英杰、都汉斌、王宏、陈国良、陈士强、王国生、吴登敏、王宏昌、严学元、郭著实、李京春、姬长生、常天明、夏正武、戚连臣、周小洪、冯士栋、叶新荣、贾键、韩亚利、才庆祥、佟继良、尹世昌、车兆学、李爱军、江晓红。

由于专业原因，我们班同学绝大部分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基本上都有工作经历，很快大家就相互熟悉了。我有幸成了班委会的一员。党支部书记王振平，组织委员陈国良，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冯士栋，入学时全班有七名党员；班长王宏昌，副班长刘泽民，学习委员郭著实，体育委员王宏，文艺委员李爱军，生活委员才庆



祥；姬长生和常天明是采矿系团委和学生会的干部。这些人一干就是四年，人员组成和分工都没有变过，应该是最稳定的一支班级干部队伍。生活委员这个活是挺适合我干的：平时给各位同学领取发放粮票、饭票、肉菜票、电影票、助学金、困难补助等，负责同学宿舍和教室卫生管理，外出实习时基本由我具体组织，还要为大家打前站，同学个人有需要时我也责无旁贷。我和每位同学和睦相处，得到了各位同学的关爱与认可，得到了锻炼与提高。

年轻，单纯，目标明确。因此，对三汇坝冬季那种阴冷潮湿、白天多日不见太阳、晚上山风怒吼的特殊环境也没觉得不适应，很快就投入了火热的学习生活中。由于师资短缺，基础课多在阶梯教室上合班课，但英语是小班课。在入学之前，我不知道 abc 是英文字母。英语教材是油印的，吉林和四川籍的部分同学会读 We wish Chairman Mao a long long life. 我很是羡慕，以后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学英语。早晨 5 点左右起床，先跑步，然后背英语单词，每天要记住 20 多个单词，渐渐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二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尝试着用英语写日记。

大学生活规律性很强，每个人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对学校所处的环境和每天的伙食有点意外，但很快就适应了。学会了吃腊肉、苦瓜、藕片等四川特色菜，也学会了周末去三汇坝赶场，用粮票换鸡蛋、橘子、广柑、花生，拿粮票当钱用。每周六晚上自带铁椅看一场露天电影，每周能吃上一份炒肉片，是最好的享受了。五一过后，白天骄阳似火，气温由 30℃ 迅速飙升至 40℃，教室和宿舍成了桑拿房，室外更是无处躲无处藏，汗水不停地流淌，降温佳法是一次次的冲凉。临近暑假，归心似箭，东北人的恋家情结充分体现。放假当天，提上为父亲准备的几瓶二曲三曲，为家人亲朋准备的合川桃片、重庆绿豆糕和编织精美的竹篮，直奔三汇坝火车站。途中



第一次游览了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等名胜。

入选学校中长跑队纯属偶然。入学后的新生运动会上,我替陈士强跑 800 米,一不小心跑了个第二名。在中小学,我一直是班级和学校主要学生干部和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从没参加过课外的体育运动。由于缺乏吃苦精神,两个月后我退出了校队,但在教练张强、刘培福的劝说下又回了长跑队。参加重庆市元旦万人越野赛,王德明、谭书敏和我一起获过一等奖。我还参加过重庆市大学生运动会。1981 年 3 月我赴南京参加江苏省大学生运动会,途经徐州新校区暂住,当时建成的只有中心路、内招、单工楼和中小学,也只有 80 级学生在校。我得过校运动会 5 000 米和 10 000 米冠军,取得了 1 500 米三级运动员证书。班级篮球队只有我们 6 个人,什么样水平的球队都敢与之较量,还真是胜多负少。班内分拨打球是最多的课外活动,夏天对负方的奖赏是趴在高温水泥地上做十几个俯卧撑。

各位同学都性格开朗,识大体,与人友善,个性鲜明。寒假三周,时间短、路途远,家庭生活条件有限,多数人不能回家过年。在食堂多买两个菜就可以组织简单的聚餐,用大铁壶煮过饺子,用洗脸盆打过饭菜。年夜饭都要聚餐,几盒午餐肉罐头和鱼罐头是餐桌上的大菜了,几块钱一瓶的白酒大家喝得热火朝天,正值每逢佳节倍思亲,情至深处,一个人掉眼泪,多数人就会跟着哭。毕业前我没有回家过春节,只能提前用书信给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拜年。大四上半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班级中第一名中共预备党员。总体上说,自觉没有辜负父母的养育、组织的培养、老师的教诲、亲朋的期望、同学的帮助、个人的理想;自知缺点也较突出,自负、哥们义气重、爱冲动、头脑简单,也有过因打架而被取消重庆市优秀团员资格的劣迹。四年的大学生活获得的最宝贵财富



是提升了服务社会、报效祖国的能力，结下了纯纯真真、深深切切的同学情。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专业，塑造了我们这些人不畏艰苦、甘于奉献、脚踏实地、勇往直前的品性。

我们组的毕业设计是在广州市广东第一工业设计院完成的。该院位于市中心，马路对面就是越秀山公园，步行十分钟即可到中山纪念堂。我们的设计场所是在一间大设计室中用椅子围出的四分之一空间，搞毕业设计每天熬到深夜，铺盖卷往旁边的长条椅子上一铺便可安然入睡，一椅之隔便是一帮女描图员，懒觉是没能睡的。我们这一代人真是什么样的觉全能对付。我在广州学会了游泳，也毅然结束了自己没有浪漫、谈不上甜美的初恋，满怀信心地在中山大学参加了考研。历史总是这样会作弄人。就在最后一门（专业课）考试前我收到了学校的电报：组织已决定你留校，望停止考研。为了给露天78的师弟抄题，我还是继续参加专业课考试。一位监考的女老师提醒我：看你前几门考得还可以，为什么抄题呀？我只在答题纸上画了一个列车运行图。

回校后即认真准备毕业设计答辩。之前，我填报的毕业分配志愿第一是去霍林河，第二是去平朔。分配去向已定，少了一些烦恼。谁知，一天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研究生部的信件。信内是考研成绩，英语和数学考得都很理想，专业课成绩2分。另一张纸上骆中洲教授写道：专业课为什么不答题，只画一张运行图？顿时，我的手直发抖，像掉进了冰窟里，难受得一天多没吃饭。命该如此！如果当时坚持考完专业课，自己的人生轨迹会是另一条。依依送别同学，帮助老师打包托运，我回家过上大学以来的第一个春节。1982年2月我到徐州报到，从此开始了与母校——中国矿业大学不离不弃、共进共荣、至今为止的30年。



高考回忆

◇ 沈丽娟 · 选矿 78

我大学毕业已经 30 周年了，但高考的经历记忆犹新。已记不清那是 1977 年冬季的哪一天了，我冒着凛冽的西北风去参加高考。这是江苏省的一场预考：在公社（现在的乡镇）中心小学一间两面透风的破旧教室里，我冻得瑟瑟发抖。尽管我连开方根都忘光了，但还是在坚持着……对于一个高中毕业已经四年，而且是在提倡“不学 ABC，照样干革命”的“白卷英雄”的年代，高中毕业又能学到多少知识？毕业后“革命加拼命”地“绣”地球，在农村毫无高考的消息！高考前一天我还作为“某某工作队”的成员在邻近公社为某个社办厂的经济问题作调查呢！晚上才赶回家。结果可想而知，我没能参加统考！

借教材 骑车回家出车祸

1978 年春节，我学会了骑自行车，还没熟练就摇摇晃晃地骑了 20 多公里赶到无锡城，向我在市里的堂姐、堂哥借初中、高中课本。我上小学三年级开始“文化大革命”，整天“停课闹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斗“牛鬼蛇神”、“臭老九”。“复课闹革命”后，语文书是油印的忆苦思甜报告，化学、物理讲的是如何种泡桐树，到麦田捉“行军虫”，在校园里养羊、割草；开门办学就是配合公社“三面光”——割草积肥，三个农忙集体支农——收割、插秧等。想参加高考，连复习的课本都没有！

第二天清晨，我带着一大摞课本骑车回家，正是上班高峰，在无锡亭子桥下桥时又赶上前面铁路道口刚过火车，路口的铁栅栏才放



行,行人、自行车的拥挤自不必说,尤其是那一辆接着一辆的公交车,在乡下哪看到过!好像就是直冲我来,我不知道如何应付面前的境况,连人带车一起翻倒了……被人搀扶起时我已满脸鲜血。一位提着淘米笊箕路过的阿婆对我说:“姑娘,你真命大!昨天这里才出车祸,轧死了一个女孩!”

我擦着不断渗着血的脸,在一个修车摊将车简单修理了一下,忍着疼痛骑回家。到家时脸已肿得厉害,一只眼已睁不开,但我还坚持着去上工!当时的复习都是利用晚上或工间休息的时间,既不好意思也不可能歇息在家复习,万一考不上怎么面对家人和村民!

复习班 夜遇流氓巧脱险

那年五一,我参加公社召开的夏忙动员“三级干部会议”。会间,我们几个高中同学相约去母校——张泾中学。在母校教导主任的再三动员下,我们参加了母校举办的高考复习班。

一天晚上,我参加完复习班摸底考试试卷点评回家。这天自家的二手自行车被村民借去没还,本来想晚上住在镇上一同参加复习的同学家,第二天再回。不巧,她家来了亲戚不能留住。这时刚过9点,还早呢!我想快走不用半小时就到家了。我在同学的目送下,顺着石子马路靠着人行道步行回家。

走了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忽然我的左肩被人拍了一下,然后擦肩而过一辆自行车。不好!我一闪念:可能碰到坏人了!

前面20多米处正好是一个邻近公社所在地的大队队部,我想进去躲一会儿。再一想,也不至于正好是流氓。他不是骑车很快吗?我慢点走不就行了。于是,我就绕着马路边上的一棵棵法国梧桐树,按锯齿形的路线慢慢朝着北方——回家的方向走去。

又走了大概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前面有座桥。这时我隔着树



间缝隙隐隐看到桥北面右侧停了一辆自行车。糟糕！刚才真是个流氓！我走得这么慢，而且是绕着树走的，他不应该看得见我在走来啊！他守在那，是成心出来作案！那段时间，经常能听到某某路段有流氓作案的消息，怎么我也会碰到呢？！我心头一阵紧张，但马上平静下来想着脱身的办法。

当我快要到桥上时，从桥对面路右边小树丛中走出来一个人，我想：一定是拍我肩膀的那个家伙！这时我已经想好了脱身的办法。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很熟悉：马路两边是法国梧桐树，然后是柳树条，再是沟渠，过了沟渠就是平坦的粮田。桥北面 100 多米就是我自己大队部的所在地——沈家庄。这里没有我不认识的人，我小学就在这儿上，高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大队、公社当着不拿国家工资的乡村干部，做了不少社会工作，乡里乡亲的都认识。

当到达桥面，我快步由右侧走向左前方时，那小子朝我走过来，嘴里说着：“别走了！就这么回事！”

说时迟，那时快，我急步跨过桥面，穿过梧桐树、柳树条，一个箭步跨过沟渠，并大声喊着：“救命啊！”这时，离村庄也就 50 多米了。我想，路边有那么多障碍，他骑车是不占优势的；他尽管守了那么长时间，但他以为我毫无准备。

也许是坏蛋心虚，也许是离村庄太近，他不仅没追我，反而骑车逃跑了。我踉踉跄跄沿着麦田走到我们大队部广场，正好碰到由北面过来的我们大队团支部的一位姑娘和她的男友。我问她：“看到一个骑车的人了吗？”她说：“看见了。我们还问他呢！说‘前面在喊救命，你看见出什么事了吗？’他说‘我也不知道！’就急匆匆地骑走了。”

也许是那小子蠢——如果他在桥这边堵住我，那我就遭殃了；也许是我运气好，因为，坏蛋要隐蔽自己，而桥南侧没有他藏身之处。我只是虚惊了一场，但直后怕，回到家我还是哭了一场。



后来的复习班,我晚上再也不敢一人回家了,一直住在我母校的教师宿舍,因为总有教师交替回家空出床来。

卖蛴螺 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那年7月,高考完第二天我就参加了生产队劳动,很快“三抢”(抢收、抢种、抢管)开始。因为两个来月没干活,记得刚割下来的双季稻死沉死沉的(要赶二季稻抢栽,没有时间让前季稻在大田里晒干),没挑几担肩膀就磨得通红,加之出汗,那碾磨得疼啊,真是钻心!

后来到大学,同学一起聊天,城镇的同学讲,她们高考完了怎么玩、去放松、去旅游;而我们……

农忙结束,为挣几个买盐钱,我们年轻人都去捉蛴螺,拿到无锡城里去卖。头天捉,夜里剪蛴螺屁股,第二天清早去卖。那年不少地方闹“二号病”,蛴螺很难卖!凌晨起来赶无锡城里的集市,但待半天也卖不出几斤(五分钱一斤)!下午,我与妹妹及村上同伴就穿街走巷叫卖,反正没人认识!那个艰难啊,就别提了。我暗自发誓:这是第一次,也是我最后一次!

卖蛴螺回家,正好高考分数下来了。我比那年江苏省重点大学分数线高出30多分,跟我自己估计的不相上下。当然自己估的只有自己知道,绝对不敢跟任何人说,万一差距大那多丢面子!

是年,我自己扛着所有的行李(被子、席子、衣服、暖瓶、脸盆、学习用品等)来到了位于四川省合川县三汇坝的中国矿业学院(即现在的中国矿业大学,于1982年全部搬迁到江苏省徐州市南郊)。记得在重庆火车站出站口,工作人员看我行李多,要我过去称重。我在路上认识的一位去西南政法学院报到的新生帮了我大忙,他帮我提了个大箱子,免除了我行李超重的罚款!他的行李都托运了。从此,圆了我的大学梦!